

乡情一缕

春节——既是一种深刻的民族文化情怀，又是一种温馨的家国亲情牵系；既是对祖先祭祀的虔诚怀念，又是对后昆教化的光前追宗；既是辞旧迎新的庄重仪式，又是纳古履新的热烈开场。而春联无疑是春节的最佳标配。每年一到腊月，写春联、送春联、贴春联、贴福字，就成了人们很庄重和神圣的大事。每到除夕，在爆竹声中，每家每户贴上春联的大门，就像睁开了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喜笑颜开，眉目传情，迎接四面祥瑞、八方安康。

确实，春联是春节的灵魂。追溯历史，你就会发现，红色喜庆的春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我从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农村就开始为村民书写春联。虽然，那时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很稚嫩，但村里当时毛笔字写得比我好的并没有几人。需要就是价值，我也就被赶鸭子上架了，从那时开始，不待扬鞭自奋蹄，一直写到了现在。

回想几十年书写春联的经历，深深感受到春联是一种信仰。20世纪70年代，那时物资比较匮乏，乡村普遍都很贫困，一张红纸一毛多钱。每临春节，村里的街巷邻居就都找上门来。比较讲究民俗礼节的，一般都带两张红纸，说上几句客套话，就开始裁起纸来。往往是院子大门和正房的两副裁得宽一点，厢房门上裁得稍窄一些。还要裁上两三个斗方写福字。最重要的还是要认真地对裁两副小对联，小到只有三指不到两指宽，长一尺左右。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要给家里的土地君和灶王君准备的。内容当然我是能背出来的，土地君的是：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灶王君的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虽然这两副对联的尺幅较小，但对于裁割和书写的两个程序来讲，却要格外认真，因为这是农耕经济时代老百姓对这两尊宗教偶像的敬拜。这还不算完，最后还要把红纸裁剪剩下的边角料，整理成数张小纸条，给牲畜圈、粮食圈、衣服箱，给水缸、风箱、院中树木等，写上相关的内容。如果还有节余的纸条，不管大小，也要给家里床铺顶棚写上“抬头见喜”，给大门对面的墙上准备一张“出门见喜”的笺条。那时农村农家的过年，春联的书写、张贴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到除夕，全家总动员，父子老小齐上阵，提着糨糊，拿着扫炕笤帚，总要把满屋满院的大小门楣、家具器物贴个遍。追求红火热闹、吉庆祥和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世代代受苦受累的乡民，打心底里对美满幸福生活有一种向往、期待和祈盼，同时，也传递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一种敬畏。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毕业分配，开始上班了。尽管如此，每年我仍然要回家过年。为村民写春联，约定成俗，依然是我不能任意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那个年代，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社会风气与之前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有一年春节前，我回到老家，年节前的准备还没停当，几位和我比较惯熟的乡亲就堵上门，让我写春联。有一位比我年长的乡亲，他本人是解放前当兵复员的，家里成分高，多少年来，被大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摘帽后，他喜不胜喜，聊发狂狂，拿着红纸，也拿着一页小纸，上面是他拟出的春联内容，意思是，现在思想轻松了，精神振奋了，别人能说的他也能说，别人想干的他也能干。我一看便感觉到这是他目前的思想状况，但文字不合对联规范，经和他商量，在不影响意思的前提下，进行了修改。写完后他便高高兴兴地拿走了。

还有一位是我的发小，高中毕业后在原籍参军，他当兵的部队是原来的铁道工程兵，每天不是挖山洞就是架桥梁，后来在部队还学会了开车搞运输。在当驾驶员期间，又结识了好多朋友，没几年他就复员回到村里了。当时农村已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在村里他不安分种庄稼，每天东奔西忙，凭着以前在部队建立的关系，经常贩运倒腾一些废旧物资，从中获利，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他家的春联让我写的内容是他口述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勤则进，进则强，又见壮。我一听，便猜到这是他走南闯北，不知是从哪里移植的。我专门把它抄在纸上，仔细琢磨，方知上联出自《礼记·大学》第三章，而下联不知何人所对，但欠工整。我那时并没有太高的能力给予修改，只是感觉此联属于正能量内容，也符合他本人此时的心态和追求，于是，就按他的意思，照葫芦画瓢，满足了他的要求。

另有一位乡亲，比我小一两岁，高中毕业后窝在农村，因为爱好写作，和我有多来往。恢复高考后，他参加了几次考试，有时是在考场上半途而退，有时是在临考前下发了准考证，但家里人却到处找不见他。种种原因，他与大学失之交臂，错过了深造的机会，在村里就有些高不成低不就的惶惑，一会儿在村里务农，一会儿到外面闯荡，生活有些不固定。他让我写对联的内容，是他自己的命题，看上去很有才气，但毕竟没有经过楹联方面的专业训练。我虽然不精于撰联，但基本能看出音律方面的不足。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但反映出来的思想情绪，就如同清朝佚名的一位文人，在《卜算子·自嘲》中的内容“……大志戏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他在村里算是有点文化的，但也比较自负，因此，我也没有自作聪明提出修改，免得过年的由于争执抬杠引起不愉快。于是按照他的意思，顺时下坡，写好了他自拟的对联。

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并敢于把自己的思想情绪，作为春联的内容加以表达，以期做到与天人感应，与社会对话，与邻居共勉，大大增强了自我意识。时光荏苒，往事成非，人们的心灵予以了自慰。把自己的思想也体现在春联里。



■吴国荣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已届艾服之年。各种原因，我不能回老家过年了。但我仍然把给村民写春联作为自己的使命。每年一进入腊月，我就准备好纸笔笔墨，在单位给同事们写春联的同时，也为村民们写，一写就写到过小年。然后，我就把为村民写好的春联，装入纸箱，或从邮局寄回，或让回老家过年的本村老乡捎回。捎了几年，我的一个堂兄给我打电话说，你不要写这么多了，村里老百姓用不了。奇怪，我按家按户计算应该是不多呀。后来了解，原来是因为现在农村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大部分农家都盖起了新房，高大院，车进车出。原来按传统院门大小书写的春联，已经属于小鞍配大马，很不合实际。二是随着市场的繁荣，一到春节，商店、银行、保险等金融商贸单位，在交易活动中，都赠送春联。有的农家子女在外工作和打工，春节来临也都发送春联，而且都是红纸、金字印制的。有的农户，还根据自己家里大门的高低宽窄，专门到年前的集市上私人定制购买。至于我为村民捎回去的春联，一是时间迟早没保证，村民们大多已准备好；二是我捎的春联，都是用红纸自己裁割自己写，没有印制的漂亮，而且尺寸都是根据城市居民楼房门框的大小来裁割。因此，捎回去的春联只能是拾遗补缺，或者只能为寒门小户所用。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只要消费者有所需，市场必有所回应。集市上琳琅满目，不仅有春节老百姓崇尚的春联，而且其他吉祥物，如门神呀、挂件呀等装饰品，也是应有尽有。存在决定意识。堂兄婉转的告知，其实说明村民并不是不需要春联，而是越发把春联当作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活力和朝气，当作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当作对全家劳动创造的期勉和安慰。进而说明村民对春联需求的更时尚、更高雅、更符合农村现在发展的实际。对我来说，则是需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进一步用情用心为村民写好春联。

人生易老，到年龄我就退休了。退休以后，我把每年为村民写春联作为一项刚性责任，以体现我回报乡梓的游子意旨和自我价值。每年一进入腊月，我便开始书写春联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不仅是笔、墨、其他，更重要的是需请人帮忙，开车拉上我找专业商店，挑选楹联用纸。这些楹联用纸都是宣纸裁剪好的，上面印有金色瓦当花纹和恭贺图案，光鲜亮丽，有2.4米的、1.8米的，也有1.38米和1.04米的。还要购买几百张写福字的斗方，上面也印有不是龙就是凤的图案。同时，还要把近年保存的春联新版找出来，作为参考。开始写的时候，我便把我们村在同城工作的两个年轻人请过来帮忙，主要是根据村里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和他俩一起商讨编撰对联。这两个年轻人，都在文化部门工作，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而且对村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冥冥之中，他俩也加持了我对故乡书写春联的缘分。我是专职书写者，他俩双休日或抽空便向我集结，一道组成了这一历史练心、修行养道、感恩戴德的团队。我们不仅为村民编写，还要为公共场所编写，亦为古建筑场地的编写，试图用传统文化的形式，正能量的内容，宣扬、启迪、引导村民齐心协力守护乡魂，建设美丽乡村。我们紧锣密鼓，写到腊月二十三，就必须把写好的春联寄回老家。选择的快递公司，不是顺丰就是京东，目的是既能保证时间，又能直接送到我们的小山村，让村民过年贴春联能早早省心安。

自从退休以后，每年我都要在气候适宜的季节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寒来暑往，我对乡村的风俗民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农村的变化也更加熟悉，对村民在建设美丽乡村中的渴望和追求也了然于心。因此，这十余年对故乡春联的书写也改进了不少。一是购买大尺寸的联纸书写，红纸、金底、黑字，大气磅礴，美观精致，传统文化气息非常浓厚，村民肯定都喜欢；二是针对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专门编撰的内容，确是有有的放矢，村民都乐意接受；三是努力在阴历过小年写完寄出，村里除夕前能准时收到分发，村民急盼的心理肯定都能得到满足。乙巳年春节之前，我早早就给老家寄回春联。两天之后，我外甥女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家没领到对联，我问咋没领到，她说，她妈去迟了，大家都已领完了。我说，没事，我们咱们村回家过年的老乡专门给你家捎回去，除夕之前就到家，耽误不了你家张贴。晚上我又给村里我的发小打电话，问他领到春联没有，他说领到了。我问领到多少，他说大的领到3副。他所说的大的，就是2.4米长的，属于给超大的门上张贴的。我问他领这么几幅大的都给谁，他说还要给他堂弟和堂妹家张贴。他堂弟早就已外出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全家都生活在城市，父母前多年也都去世，很少回老家。他堂妹虽然嫁在本村，但也是跟着孩子在外地落脚，家里一年四季都是铁将军把门。我说，你们都不在家，给门上贴个春联，为祖先回家照个明。我听了以后，心里感到愕然，农村就这样慢慢地式微！农村确实是这样。我们村有120多户，现在有二分之一的场院，平时门都锁着。三分之二为的家里，虽然有人居住，但一大半都是六十到七十多岁的老两口，五十岁以下家庭的乡民凤毛麟角。但大家依然把过年贴春联当作最重要、最神圣的事情。有的春节还专门开车从百里或更远的地方赶回去，带上春联，拿着黏合物，为的就是给祖祖辈辈或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对象于这些精神家园的空壳宅院，春联又能成为一种象征。我暗自思忖，什么时候农村又能振兴，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农村，春节这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亦在农村，而春联则是默默的守望者。

丙午年春节又快到了！鞭炮声声迎新岁，妙联横生贴门前。吾曰：春联是一种信仰。

非常记忆

“看雁”是那时的一种农活

■苗富岭

那年月我们家乡的水特别多，被水淹的地方自然也就多，这种地方多了，种不成庄稼的土地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那样或那样生物的乐土。我们那时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肯定远远多于今天车盘村的孩子所见到的，甚至现在和她们说起，有些他们竟然都没听说过。

这一点也不夸张，像马家车盘村头泊池边上的棠棣树以及它到秋天枝头就会挂满那一簇簇的、小小的、紫里透红的棠棣果实，你是费尽口舌和孩子们也难说清楚的。还有，你和他们说话钻（学名水蛭）假如你你皮肤钻的时候，你千万别硬拽，那样只会拽断水钻的身躯，留在身上的那部分也许会进入体内，对人造成严重伤害，只有用水拍打才能赶跑，他们也一定会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感到稀奇，感到不可思议。

那年月，没有生态平衡的说法，也没有要保护这动物，那动物的约束，倒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动物时不时的对我们的生活，甚至是生存构成威胁：黄鼠狼偷鸡吃；禾鼠春天吃苜蓿，夏天啃禾苗，秋天往窝里攒集玉米、谷子、黍子、高粱；獾会啃食青玉米，偷刨红薯；狼一年四季都游弋在村边的庄稼地里，随时伺机抓鸡啄羊，有时候还会对走夜路的行人发动攻击，这些倒真是那時候的真实写照。小时候我们就听说前几十年马家有一辈人在结婚时，新郎官趁傍晚大人们吃饭闹酒之际，撒下新娘子不顾就溜出去在村头和小伙伴玩耍（旧时结婚的年龄小，家境富裕的往往在十二岁时就会成亲的），恰巧

就遇到了狼，那狼也怪，偏偏就把新郎官叼走了。好在那新郎官年少不知道害怕，竟然在狼背下咬开了狼，加之闻讯赶来大人的吵闹声，狼只得放下新郎官溜之夭夭，这件事倒也成了车盘村人以后几十年茶余饭后的笑谈。

那年月，大雁真是多啊。冬季一到，那成群成群的大雁就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它们以湖水为家，一直待到来年春暖花开之时才会飞走。现在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个眼福了，那年月我们的头顶经常是大雁翱翔蓝天的美丽图景，晚上则是它们飞行时此起彼伏的“嘎嘎”叫唤声。“雁，雁，真好看，摆下‘人’字叫我看看”就是那时候我们常说的顺口溜，也经常有照看孩子的大人这样说并平抱着娃娃让他看天上飞来飞去的大雁来哄小孩。大雁飞起来也确实好看，一般情况下它们都是以“人”字形编队飞行，偶尔也会排成长长的“一”字，它们会在飞行过程中不断改队形，或者准确地说是领头雁的位置不断地更换。长大后才知道这种队形及队形的变换竟然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科学道理。

要知道，这些迁徙而来的大雁绝非来作飞行表演的，它们是来越冬的，它们要在这里生存，休养生息。冬季的家乡，水草皆枯。于是，越冬的麦苗就成了它们要猎取的食物。这可怎么办，要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老百姓的衣食温饱问题还处于艰难困苦时期，加上大雁它不仅吃麦苗的叶片，更严重的是它们还会啄麦苗的根，这无疑是人夺食啊。为此，那时候的农业社就派出“看雁”这么

一种新活计。

我父亲就是那时车盘村的“看雁人”。大队之所以选我父亲看雁，依事件过去几十年后现在的我来分析，首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村里领导和乡亲们关怀。我父亲一到车盘村就大病一场，本来身板就消瘦单薄的他就更干不了重体力的活，加上他不会犁弄耙，春夏秋冬基本上是安排他干一些比如浇地、看麦场等轻体力的活。再就是我父亲是一个实诚人，他无论干什么都是尽心尽责，落下了好口碑。那时候农业社还没有经过平田整地，庄稼地大多不平整，因此浇地就是良心活，水能到的地方自然就浇透了，沟沟洼洼不好浇，浇到浇不到谁都不好说啥，可我父亲在浇地时总能费尽心思，舍得出力气，或堵或疏，要放枪，村里一些人或不愿熬夜，或胆小不敢巡夜，或不敢放枪，作为行伍出身的父亲倒也是个合适人选。

看雁工作的具体任务就是赶走麦地里啃噬麦根的大雁。这话简单也简单，说麻烦也确实麻烦。说简单是因为任务单纯，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就是多跑勤跑，不给大雁落地的机会和啃噬麦苗的时间。说麻烦是因为要管理的对象是活的东西，而且还是笨的动物。记得当年父亲给我说过，大雁很有灵性，纪律性也强，每一群在落地

后总是体型大的、身体强壮的在外围一圈，小的、体弱的在圈子中间，猎食过程中，还有哨兵在放哨，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发出急促的叫声，像是拉响了警报，整个雁群就会在瞬间盘旋升空溜之夭夭，赶往其他地块去猎食。它们在和人斗智斗勇啊，你说麻烦不麻烦。

对待这支浩浩荡荡、数以万计的大部队，人们是没有好办法去制服它们的，就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去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庄稼，那就是用点燃的土枪（土铳）去轰吓大雁，或是用人的不停走动去驱赶这些入侵者，为此我的家里墙上就常常挂着一支或两支土枪和那装火药的土葫芦，而且是一年四季都由我家保管着。记得那时候家里有土枪的人家很多，遇到刮风下雨、下大雪队里不能干活时，就会到野外去打猎，那时候有野兔、獾、狐狸、野鸡，偶尔谁有所收获，会引来好多人，尤其是小孩子们去观看。

全村就我父亲一个看雁人，可以说车盘村所有的麦地都是保护对象，村南的一两千亩麦地因其紧邻大雁的栖息地硝池滩，更是属于重点防护区域。公路东边是梅家地，西边是排字地、四角地、鸡窝、南岭、木塔、东西上畛、东西二畛，大堰南边还有潘家洼、盖盖。

因看雁的活是针对大雁出没的时间来决定巡逻时间的，所以我父亲上工、下工的时间就完全由自己支配。换句话说来说，就是他可以去巡查，也可以待在家里不去巡查，不去受冻受冷。但他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也不是一个使奸耍滑的人，他总是风雨无阻地早出晚归，甚至有时候会很晚很晚才回来。许多年以来，在我所从事的所有工作中，都会做到尽职尽责、俯仰无愧，这也许是我当年那个在寒风中头戴一顶兔皮帽，肩扛一支土枪，腰间吊着药葫芦而坚定走着的父亲给我留下的精神财富吧。

泪光在村头成河

■晓寒

短暂的温馨 还没捂热
一声汽笛
撕裂了故乡的晨雾
行囊塞满叮咛与牵挂
每个远去的脚印
都在圆乡愁的重量
如流浪的候鸟
在他乡与故乡的经纬间
借半缕炊烟辨认家的方向
老屋空了，蛛网在梁间缝补着月光
村落空了，野草在巷陌疯长乡愁的褶皱
心成空茧，被乡愁的丝
一缕一缕抽成苍老
思念 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驻守
把风等成了斑驳的年龄
泪光 如长河
又要 又要
流满一整年
泛夜
泛溢成清冷的月光
无法泪渡
梦的岸



鹤雀楼

“让文物讲故事”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

快“码”图

王成喜(山东)作

运城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灯下漫笔

芳华重拾时

■阿牛

冬日，宁静的周末夜晚。指肚划过手机屏幕，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头像在“重拾芳华”微信群的列表里静静排列。终于，我看到了那个名字——“春雷”（许济全）。思绪，一下子被扯回了许多年前稷阳山下那棵白杨树。彼时的他，是邻班那个眼神清亮、写得一手好诗的同乡。

我们的青春，是被粉笔灰和书页包裹着的。来自涑水河畔山东底子的他，与我这个凤凰源子弟，因着地域的亲近，课余常凑在一处。聊些什么呢？大抵是些不着边际的文学梦，或是未了工作的懵懂憧憬。毕业前夕，他赠我一首诗，工整地抄在印着竹叶的信笺上，题目叫《与牛勤》。我将那页纸对折，珍重地夹进笔记本的塑封皮里，仿佛夹住了整个即将散场的夏天。

后来，我们如蒲公英般飘散，他被分回闻喜，他去了别处。岁月是条奔腾的河，将我们冲向不同的滩涂，除了偶尔得闻他所在班的岳父口中传来一丝他可能在县纪检部门工作的消息，我们再无交集。

少时关于文字的梦，却像条山的雾，时而清晰，时而渺茫。直到两年前，我出版了两本小书，像投入静湖的两石。未曾想，涟漪荡开，竟通过校友宁鹏程，找到了失联三十五年的曹大智校长、裴海涛老师——我们当年“枣花”文学社的引路人。裴老师建了那个群，取名“重拾芳华”。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散落天涯的我们，被这四个字轻轻收拢一处。我在群里许诺赠书，联系地址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刘杰、张新生、孙建胜……我将书仔细包好，一趟趟骑电动车送到镇上的邮局。小我两届的建胜兄弟收到书后，很快寄回他装帧精美的一套系列散文集。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温暖的“回音”，那是青春投出的石子，历经漫长岁月，终于传回的一声清响。

群里的生活是细水长流的。裴老师总会将我发表的或长或短的文章推送进群中，我照例出来道谢，说些“请师友批评指正”一类的客套话，心里却是暖的。后来，在《山西日报》上，我甚至发了“阿牛”的笔名，半月内连发了两篇文章。每次发表，我都忍不住将报样

拍照，在朋友圈嘚瑟一番，有点近乎孩子气的虚荣。但那种被认可的喜悦，像春日破土的芽，遏制不住。

我以为，我的“重拾”已足够丰盛。直到2025年岁末，群里分享母校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的征文，获奖名单里，赫然躺着“许济全”三个字。我的手指顿住了。紧接着，我看到他本人在链接下的留言，措辞恳切，感念师恩友谊之情溢于言表。原来他一直存在，只是静默如深海。我激动地发出一连串表情：点赞、握手、欢呼。次日，他回复了两个握手的表情。几枚小小的、虚拟的图标，在屏幕两端轻轻一触，却仿佛有千钧之力，撞开了横亘数十年的光阴之门。

我品读他那篇经再次修改、完善的校庆征文——诗歌《你或是我》。一行行读下去，办公楼旁白杨的沙声，似乎又响彻耳边。诗里有“后稷稼穡”的深根，有“盐运之都瀚海”的辽阔，他说母校是“一脉生不息”，是“岁月的岁月”。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在文学社活动室灯下，为期刊“编前语”凝神思

想的样子。你或是精英的诗人，我或是灯下的漫笔。而岁月，是我们共同署名的那首长诗，意丰，隽永。